



玉龙梦

(德)朋德·斯坦因哈特 著

赵乾龙 黄玉云 译

官燕玲 何世平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个德国青年艺术家的思考（代序）

朋德·斯坦因哈特 (Bernd Steinhardt)，一位德国的青年艺术家，对他的认识，来自于他的长篇小说、音乐，以及他那对人类出路的叩问和对神秘事物的偏爱；但更多的是来自他妻子的极力介绍。这么说斯坦因哈特先生或许不太乐意，可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事实。

斯坦因哈特先生的妻子金静女士，与我一样，出生在浙江南方一个名叫青田的县城，是个颇具中国传统气质的东方女子。我认识她时，她正要离开西北的一所大学，收拾着行囊，为远行做着打算。她要去的地点是遥远的欧洲。尽管出国这回事，在青田这个著名侨乡都成传统了，根本算不上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但作为朋友，看她娇弱的体质以及略带忧郁的神情，“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唐·李白诗），心中未免有了些担忧。临行之前，我曾拿自己的一句诗，开玩笑般地对她说，优秀的人都流亡在外。这么说听上去好像有那么点儿鼓励的意思，实际上弥漫在相互之间的，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淡淡的伤感。

金静留学的地方是德国，她以一个女诗人通常天生的敏锐，觉出这是个她喜爱的国度。我没去过德国，因此无法从

感性上直接去认知，只是间接地从各种渠道知道这个国家的地理，以及曾经发生过的事。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这里发端的，同样，我也知道这场战争给德国带来的灾难，不见得比欧洲诸国的灾难少多少，甚至可能更大。但是，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德国人战后面对它的勇气，面对那种违背人类良知和道德准则的邪恶力量，进行的深刻反省。这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的邻居日本，这个同样给亚洲带来巨大灾难的国家，有一部分人却一味地推卸责任，甚至百般抵赖，教人不可理喻。直到读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普林斯顿大学所作的演讲中的一句话，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他说：“那是关于人的观念，是关于体验了疾病和死亡的最深刻的知识而存活下来的、未来的人性的思考。”德国是个会思考的国家，因此具有非凡前途和魅力。我为金静去了这个国家，而不是相反的日本，由衷地感到喜悦。她有理由喜爱德国。

刚到德国不久，金静碰到朋德·斯坦因哈特先生，他也是一个特别善于思考的德国人。斯坦因哈特先生的身份，按中国日常的惯例，很难给出准确的界定，我不知道除了艺术家还能如何称呼他。他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是个不折不扣的哲学博士。他似乎对人类自身状况的研究投入比较多，涉及到“地方人类学”、“萨满教，魔术巫术，妖术”、“精神心理分析”、“人种优化论”、“未来主义和文化进步论”、“战争理论学说”等等领域。除了这些让同行妒羡的成就外，他还做了许多同样让同行吃惊的事儿。他固执而自信地把自己的哲学理念，延伸或者说消融到其他的艺术门类中，比如说带有针对性的音乐与小说创作，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所谓的针对性创作是指他的“时间的波浪”系列作品，在思想上自成一统。正如他的博士论文《时间之浪上的影像》一样。他创作的音乐和小说，对绵延不尽的时间表现出非凡的兴趣。虽然他阐述的哲学观点，认为时间是不存在的，但他对时间的敏感，以及围绕时间这个主题构建的艺术体系，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他出版了激光唱碟《黑猫：时间的波浪》、长篇小说《玉龙梦》（又称《时间的波浪》），手头还在创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也与“时间”有关，题目叫做《躺在时间尽头的岛屿》。在我看来，时间在这里变得非具体，这条既没有起始也没有终止，泛着虚幻波浪的古老河流，一直贯穿在艺术家斯坦因哈特的思维空间，贯穿在他对人类，对世界，对宇宙的认识和思考之中。

据说，那张由斯坦因哈特自己作曲填词，并弹奏演唱的光碟《黑猫：时间的波浪》，其中的每首歌和乐曲，与小说《玉龙梦》的各个章节是相配套的。这么做的意图，恐怕除了以优雅的吟唱和旋律，试图弥补由于文字描述局限带来的不足之外，不排除另外更大的一种可能，那就是创作者让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相互关照、对映，共同生成另一形式的艺术品。它是独特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只有当你同时解读这两个作品后，才有可能体会得到。但它的存在似乎又是不容置疑的，它既兼容了它们的同一之处，同时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我对音乐向来有些迟钝，有些不开窍。音乐自身天生的抽象、多种可能以及不可捉摸的属性，可以说让我又惊又喜。作为一个艺术技能单一的青年汉语作家，我只能反过来先去阅读那些纸上的确凿的文字，然后再去领悟音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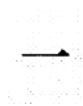
美妙之处。好在斯坦因哈特本人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提出任何要求。

如果按中国当下流行的文学观点去看，长篇小说《玉龙梦》毫无疑问是一部畅销书。在这里，我不打算就畅销与通俗这两个概念去深究，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你非得对一个文学作品的品质，做出或优或劣的评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好多作品并不像国内流行的一般文学观点那样，一旦和畅销沾边便认为有通俗的嫌疑。有时候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我希望自己读到的每一部小说，故事性都很强，又很有艺术性，它畅销又通俗，拥有广大的读者。我想对这些过分挑剔的要求，《玉龙梦》基本上做到了，你不得不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惊险科幻小说。

“对于这样一部非同寻常的作品来说，最好先不要泄露太多。”奥地利著名科幻作家维克多·法尔卡斯（Viktor Farkas）在当地《慕萨汇报》上，对斯坦因哈特的这本书做了极高的评价后这样说道。这话听上去好像是在专门告诫我这个绕舌的序作者。是的，关于本书的内容，最好先不要泄露太多。正如一场戏剧的上演，铃声响过三遍，帷幕徐徐开启，还是打住话头，让我们把好兴致充分地投入到阅读中去吧！

夏季风

2001年10月4日于杭州



0 点 13 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 龙岛

尽管夜已深了，在古老的龙林街上这家破落的旅馆里却依然是人满为患。粗糙的饭食香气四溢，涌动的人潮汗味弥漫，燃烧的烟头青烟袅袅，这些气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呛人的烟雾。顾客们端着凹形的白铁皮盘子叭嗒叭嗒地大吃大喝，一排排餐桌变成野蛮的战场。地上到处是啃光的鸡爪骨，吮净的鱼头以及月湖绿贝的硬壳。装酒的陶壶被传来传去，烈性的米酒灌进酒徒们干渴的喉咙。他们的嘴里还怪声怪气地哼着下流的酒曲儿。

富杰米垂头丧气地坐在旅馆黑乎乎的角落里。他擦去额头上的汗珠。他难受得要死，

肺在刺痛，呼吸困难。这个中国人的体力正在衰竭，他拖着脚步走进乡里小酒吧，以便对付那看不见的跟踪他的阴影。可这也没有用处。一个邪恶而陌生的幽灵攫住了他，难以忍受的疼痛折磨着他。胃疼使他因痉挛而浑身颤抖。他的情况越来越糟。有生以来他头一次感到恐惧，对一种力量极度恐惧。作为武术功夫大师，他对这种力量无能为力。

杰米并不迷信，但他确实感到天地之间有某种东西，它们的存在背离了合理的精神。他为之献身的秘密组织玉龙兵也运用精神的力量。这些力量比钢枪更强大，比最好的弓箭手射出的箭更迅速。它们来自于人类灵魂最深最黑的底层，而且人必须小心翼翼地与之相处，因为只有人掌握着它们，它们才能为人服务。相反，如果它们失去了控制，人就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任它们的摆布了。

杰米对巫术的神秘科学的基础并不很了解，但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具有这种天赋——察觉怀有敌意的振动并操纵其能量，因此他可以避开过于强大的对手的攻击，并将破坏性的力量回击给对手。这种超自然的能力常常警告他提防致命的危险。这天晚上，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这种暗藏的势力潜伏在他周围。他也早已注意到他的师弟——也是他的同伴叶梁超——对他的妒忌和日益强烈的仇视。他和叶是一起长大的。以前他很爱叶而且盲目地信任叶。他渐渐地明白，他俩只有一个能活下来。他必须比叶抢先一步采取行动。叶是他父亲惟一的朋友的长子。

杰米的计划虽然简单但是很绝妙。他早已搞到了马来西亚的神经毒并在一次进斋仪式中把它混合在斋食里，让叶吃

掉。在每一次执行任务之前他们都要举行这种进斋仪式。这种毒会慢慢地渗进血液，致人死命，留下心力自然衰竭的痕迹。通过这种方式杰米不仅可以除掉他的对手，而且只有他会得到师傅的赞赏。他和叶都听从师傅的吩咐，努力争当师傅的接班人。但事情没有成功。虽然有些东西他不能理解，他还是努力地去领会在最后时刻发生的事情。

抢劫进行得很顺利。在山上孤零零的寺庙里，没有人发现这两个化装成和尚的闯入者。在雨夜的掩护下，他们沿着陡峭的、在粗糙的岩石上凿出的天梯，悄无声息地登上火龙山山顶，闯进碧云寺的圣殿，抢劫那里珍藏在一个玻璃盒子中的宝物。他们不知道在那里偷盗什么东西，只知道师傅吩咐他们偷回玉石做的舍利子。这些舍利子似乎并不重要，也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他们没有权利过问他们行动的含义。

跟以往的做法一样，他们把玉石收捡起来，各自拿一部分，然后，就像闯进来时一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离开寺院。突然，在外面的石园里叶尖叫一声，颤抖地捂住胸口。他惊慌失措地大口大口喘气，几秒钟之后，他就倒在古寺的院子里死了。

毒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然而杰米的计划却落空了。他跟着叶穿过院子，本来只需把另一半宝物取过来，但是玉石不见了。他搜遍了叶的黑色僧袍，却一无所获。他又把尸体掀到一边，在四周找遍了，也没有找到什么。这时，他不得不尽快逃走，因为叶的叫声惊醒了众僧，在古寺的墙院里到处都点上了灯笼。月光下，弧形的庙顶在庭院和回廊上投下龙头形状的阴影，在阴影的隐蔽下，他蹑手蹑脚地回到天梯

处，走下又滑又湿的石阶，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密密的丛林中。

杰米失败了，他不能对师傅说出真情，以免丢脸。他必须回到火龙山的碧云寺，寻找那失踪的另一部分宝物。但是他这时经历的事情是出乎意料、陌生而令人恐惧的。在林中他的藏身之处——峭壁中的一个山洞里——他等待着，忍耐着。突然他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包围，受到一种恶意的震荡，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他既不知道如何面对它，也不知道如何躲避它。

顷刻间他觉得负疚的良心在折磨着他，因为他将他的师弟残忍阴险地害死了；然而杰米从未把杀人当回事。他从他的父亲那里学到了必须杀人的逻辑。多年前，当他第一次使用武术格斗时，他就已经知道，良心是一个玉龙兵绝对不允许有的弱点。

富杰米疼痛难忍，蜷曲在椅子上，他怒火直冒地把茶碗从桌上摔下去。他越来越清晰地感到来自于他的师弟的深仇大恨。因为师弟再也不能忍受只是一个细佬^①，当个小兄弟，永远当老二。现在死去的叶用狂怒的力量威胁着杰米，像符咒一样摧残他。这个受害者的鬼魂钻进了他的身体，像一柄剑捅穿了他，开始用残忍的手段向他报仇。

杰米的情况变坏了，他口吐鲜血。他周围的世界开始旋转，越来越快，他知道自己没有救了，便用颤抖的手把宝物从袋子里拿出来。这块墨绿色的宝石变成了恶梦里的怪物，在

① 细佬：粤语中“弟弟”，“小兄弟”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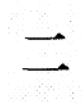
他的眼前出现了一条喷火的龙，它喷出的烈焰向他迎面袭来。他绝望地挣扎着，想避开咆哮的恶魔，但是他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他的灵魂在尖叫，他的身体全部在燃烧，直到他周围的世界沉入幽深的黑暗里。

然后，疼痛突然一下止住了，杰米的思维变得清晰起来。他看一切东西都非常清楚。斋食，他杯子里饮料上闪闪发光的黏液都被毒药染成几乎难以察觉的淡青色。

“叶……”，他的喉间咕噜出垂死的声音。“水……”

然后一切都静悄悄。酒徒们的嘈杂声沉寂下来，而这个玉龙兵不再动弹。死者那张惨白的脸上，那对凝住不动的眼珠凸出来。富杰米最后一次感到阴森森的魔鬼就在近旁，并把他引向了地狱。现在他看见了魔鬼的形象。

一只大黑猫从他坐过的黑暗角落里跑出来，伸出它的利爪，在死者脸上乱抓。像刀一样锋利的爪尖深深地挖进了毫无生气的肉体，留下了一道道血红的伤痕。这头动物咆哮着，攫住了从死者手中滑落的玉龙，纵身一蹦跃出窗外，跳进夜色里，消失在无穷梦境的时间波涛中。



1997年2月4日，星期二

5点30分

中国南海 大屿山海峡

塞缪尔惊恐万状地从阴森恐怖的恶梦中醒来，他浑身大汗淋漓，还因恐惧而颤抖。他揉了揉眼睛，努力在晨光中认清道路。在几个钟头之前，涡轮机单调的声音曾把他诱骗进潜意识的深渊，这会儿仍以不变的调子发出“涪涪”声。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还充满一些人惶恐不安的呻吟和低语。这些人密密麻麻地拥挤着，来来回回地走动，投身到坐椅里。

塞缪尔试着放松一下自己。朝霞变幻的色彩从他座位旁的小窗户透进来，驱走了夜间奥德赛的最后几幅可怕的画面。但是他的

思想和感觉仍然乱成一团。在他和那个用可怕方式影响他生活的世界之间只有几里之遥。只需片刻就可到达他期待最终获得问题答案的那个地方，这些问题越来越困扰着他，最后迫使他开始去探寻。

塞缪尔正在前往香港的途中。这是一次疯狂的简直毫无希望的旅行，但他仍然有最后一次机会，来破解他那罕见经历的秘密。飞机倾斜得很厉害并急速下降。在九龙的摩天大楼之间几乎降到与窗户齐平的高度，最后在又旧又挤的启德机场那条短短的通向港口的跑道上着陆，即使是富有经验的飞行员也会神经高度紧张。

从空中看，这座特大都市就暴露出了最大的问题：陆地太少。在长长的维多利亚港周围，每一小块可供建筑的土地都被高耸入云的建筑群所占据，灰白的混凝土建筑还在像不断扩散的肿瘤一样蔓延，已经越过青翠的龙山，正在一米一米地向水里推进。

香港拥挤不堪。这是文明的试验，在这试验中不允许有“不可能”一词，因为几百万共同居住在极狭小空间的人们所面临的困境日复一日地迫使他们做出不可能的事来，使这个城市变成了世界最富裕最重要的海港之一，扩展成最繁华的商贸中心，成为世界自由经济准则中完美的典范。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货物，变成了商品，而且每个人都竭力将他提供的东西以最大的盈利方式售出。

香港是金钱、交易所和银行；康采恩、代办和小商小贩的城市。他们的手臂像章鱼的触须，朝着各个方向伸展。

这里是资本主义的麦加城^①，是各种宗教的最大礼拜堂。这里也是人们的自由只受自己的创造力和勇气限制的最后一块地方。在这里人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也许正因为如此，逃亡者、冒险家、碰运气的人成群结队蜂拥而至，在世界上这块最为奇妙的土地上尝试他们的命运。

当飞行员推动推进器的时候，这只金属的巨鸟仅在几秒钟之内便从空中落下，塞缪尔死死地握住座位的扶手。这个大都市的灯光像几乎难以抓住的记忆碎片一样，在他的窗前一闪而过，然后飞机停在了滑行跑道上。

他闭了闭眼睛，才跟随着乘客的人流，穿过宽敞的舷梯，来到灯火通明的机场尽头，他希望有人在那儿等他。

“泰姆博士？”

“嗯？”塞缪尔扬起眉毛，困惑地握住这只伸过来的手。

“您是萨姆^②，桑迪的老同学吧。”一个身材高大，穿着雅致的灰色绸西服的中国男人，用音调纯正的英语向塞缪尔问好。他不到30岁，看上去就像时装杂志上身着流行服饰的模特。

“我姓唐，杰弗里·唐。您就简单地叫我杰夫吧。欢迎您到香港来。”

“呃……好……多谢！”塞缪尔有点尴尬地笑了笑。

“我是桑迪的朋友。他请您原谅，要我来接您。”

“我先前也不能确定到底有没有人来接我，桑迪没有回复我的最后一封电报。”

“他去商务旅行了。去了新加坡、吉隆坡。喏，您是了解

① 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是伊斯兰教圣地。

② 萨姆是塞缪尔·泰姆的昵称。

他的，如果生意有利可图，他总是闲不住脚的。”

“唔……真遗憾。”塞缪尔几乎不了解乔治·桑德福。在大学里认识这个英国人已经是10年前的事儿啦，从那时候起，交往也只是泛泛而稀少的。“他为我预订好了饭店的房间吗？”

“别惦记着饭店啦。”杰弗里拎起塞缪尔的旅行袋。“桑迪有一个很大套间，能俯视主楼顶层，至少空了三个星期。他认为您可以在他外出期间照管一下集邮。”

“真的……太感谢了！”塞缪尔对这热心的接待和慷慨大方的建议非常惊奇，然后跟着这个中国人往外走到停车场。那里迎接他的是湿润的雾气。

“这里简直就像在洗衣房一样。”

“您偏偏没有为您的拜访选好最佳的时间。一个月以来，天公不作美，阴雨连绵，雷雨滂沱。这个季节太冷了。”

“太冷……？”塞缪尔笑了，“柏林上星期开始下雪了。”

“要是香港下雪，那将是头号新闻呢。通常气温很少降到15摄氏度以下。”

“德国天气不怎么好。我们对每一缕阳光都感到高兴，只要超过20摄氏度，我们就觉得像盛夏。”

“我从来没有到过欧洲。或许人们总是相信别处的天气更好。在这里，一年之中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开着空调，为的是让日子好过一点儿。来，萨姆，上车！”

杰弗里打开一辆漂亮的白色轿车的车门和行李厢门，把塞缪尔的行李装进行李厢。

“桑迪告诉我，您将在香港会见一位有名的科学家？”

“是的，一位富博士。”

“是斯蒂芬·富博士？您肯定？”

“他是古老的中国艺术的杰出专家，我在柏林就听人介绍过。”塞缪尔坐在副驾驶座上，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张烫金字体的黑色名片。

杰弗里点点头，然而他的面部表情明显地变得严肃起来。“很遗憾，萨姆，恐怕您找的这个人已经死了。”

“死了？”

“至少有人这么说。难道桑迪一点儿也没告诉您吗？”

“没有……！”塞缪尔失望地答道。

“唔，奇怪！很可能他动身以前匆匆忙忙，忘了这件事。”杰弗里启动发动机，将这辆大车驶出，飞驰在连接机场和市中心的高速公路上。

“这件事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对这一件捉摸不透的事，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您此话怎么讲？”

“几年前富神秘地失踪了。人们猜测他被绑架和谋杀了，但是从来也不能最终证实。”

“呀，难以置信……”塞缪尔疑惑地向后靠着，努力理清思绪。

“您究竟找富博士做什么呢？如果我可以问您一下的话。”

杰弗里细细地打量这个坐在他身旁的欧洲人：他的外形毫不起眼，面容苍白，且因长途旅行而显得精疲力尽。“桑迪对您的来信一点儿也捉摸不透。”

“这很难解释，”塞缪尔补充道，“其实我需要的只是一个

建议，打听关于我在柏林得到的一枚非同寻常的印章的情况。”

“为此您就专门来到香港？”

“是的，一些个人的回忆与这件物品有关，而且我很想了解它的来历。在德国没有人能帮助我，有人建议我向富博士求助。他显然是古代中国印章领域的独一无二的权威。”

“请您别失望，萨姆。我们一定为您另找一位专家。”

“喔，也行”，塞缪尔想了想，“也许您认识这张卡片上的地址吧？它是一家工艺美术品商店。”

“三金鱼。这三条金鱼是富家的印记，这个家族从事古董和宝石生意已有好几代了。”

“我试过给那儿打电话，可这号码似乎不再存在了。”

“在香港，公司的地址很少长期保持不变的。这家公司的面貌在近几年大大地改变了，现在算得上是亚洲顶级的珠宝商。公司由斯蒂芬·富的哥哥富启明来掌管。”

“他哥哥？您认识这个人？”

“不，不认识他本人。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香港社会的一位知名人士。”

“您认为有可能和这位先生谈话吗？我想也许他能帮助我。”

“恐怕您不会那么幸运。”杰弗里摇摇头，怀疑地说。同时不得不刹车，因为早晨的交通高峰造成了堵车。“尽管富启明像他死去的兄弟一样，称得上是一个精通中国古代艺术的爱好者和收藏者，但他不会让您接近他的。”

“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他是亚洲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算是极端不愿见人的人，而且从来不出现在公共场合。没人清楚地知道，富启明是谁，他在做什么，但没有一家经济部门不被他染指。人们只感到他的影响，而他本人从不露面。”

“虽然如此，我还是想试一试和富先生取得联系。”

“那您必须出人头地，引起他足够的兴趣才行。如果您想听我的意见，还是忘掉富吧，在这里好好地玩上几天。”

杰弗里驾驶着白色轿车穿过长长的海底隧道，从九龙来到香港岛的中心地区（中环一带），维多利亚山的轮廓映衬在天幕上，这算得上世界上最有名的风景；这里的钢筋混凝土和玻璃结构的高层建筑物像一本纪念碑式的日历，叙述着一个迅速变化的城市的历史。

这天早上香港的天气情况很罕见。当大陆那边空气很清新的时候，岛上的屋宇却笼罩在浓雾中。雾气蒸腾，向上弥漫到山坡。轿车慢慢地爬上马己仙峡道这条狭窄的盘山道。突然汽车到达了山雾的边缘，视野变得开阔，可俯瞰一种独特的虚幻的全景。整个城市被蒙上一层厚厚的白色面纱，在白纱中只有最高的几栋摩天大楼凸现出来，像卫兵一样守卫着因着了魔法而沉睡的世界。只有灯光朦朦胧胧地透过雾霭，给氤氲的雾气带来魔幻般的光亮。在岛上昏黯的山峦之上是清晨暗红色的天空。在那里升起了大团大团的积雨云。

“我们就要到了！”杰弗里驱车驶过一个石门，来到一栋豪华住宅前的像公园一样的地段上。他把大轿车停在了大门的入口处。“不错，是吗？从机场到这里不到 20 分钟，而且还是在雾里。”